

刘禹锡：隐藏在诗文背后的豁达人生

刘禹锡字梦得，是唐朝文学家、哲学家。公元825年，刘禹锡被贬官为安徽和州通判。按规定，通判应在县衙里住三间三厢的房子，可和州知州见刘禹锡被贬而来，便刁难他，把他安排在城南郊外临江而居。刘禹锡没有因此生气，而是撰写对联一副贴于门上：“面对大江观白帆，身在和州思争辩。”知州知道后，把刘禹锡的住处从城南郊外迁到城北郊外，面积由原来的三间减少到一间半。虽然住房小了，但位于德胜河边，波光粼粼的德胜河别有韵致，河边杨柳依依，非常好看。刘禹锡见了此景也很满足，便又撰写了一副对联贴于门上：“杨柳青青河水平，人在历阳心在京”（和州在古时被称为历阳）。对联贴出来之后，知州见计不得逞，十分生气，又将刘禹锡迁至城内的一间

斗室之中，屋内仅能容下一榻一桌。谁知刘禹锡住进小屋后，不仅未因受到百般刁难而恼怒，反而提笔写下了流芳千古的名篇《陋室铭》：

山不在高，有仙则名。水不在深，有龙则灵。斯是陋室，惟吾德馨。苔痕上阶绿，草色入帘青。谈笑有鸿儒，往来无白丁。可以调素琴，阅金经。无丝竹之乱耳，无案牍之劳形。南阳诸葛庐，西蜀子云亭。孔子云：“何陋之有？”

这篇不足百字的铭文，向人们揭示了这样一个道理：尽管居室简陋、物质匮乏，但只要居室主人品德高尚、生活充实，就会满屋生香，处处可见雅趣逸志。

刘禹锡有“诗豪”之称，“诗豪”这个词，不仅指诗风之豪气，雄健，还有对刘禹锡人之“豪”的赞美：他的一生屡遭贬谪，但始终心胸豁达，怀有高尚情操和安贫乐道的生活态度。从他的诗中，我们可以读出一二：

自古逢秋悲寂寥，
我言秋日胜春朝。
晴空一鹤排云上，
便引诗情到碧霄。

这首《秋词》是刘禹锡被贬朗州（湖南常德）司马时所作，此时他只有三十四岁，正是想要有所作为的年龄。一直以来，悲秋都是文人吟唱的主题，而处于人生低谷的刘禹锡却一反常调，把秋天描绘得豪情似火，气势如虹。他赞美秋天的生气勃勃，秋日晴空中振翅高举的鹤冲破了秋天的肃杀氛围，为大自然别开生面。“便引诗情到碧霄”，“诗情”即志气，人若有志气，便有奋斗精神，便不会感到寂寥。

杨柳青青江水平，
闻郎江上唱歌声。
东边日出西边雨，
道是无晴却有晴。

《竹枝词》是古代四川东部的一种民歌，人民边舞边唱，用鼓和短笛伴奏，刘禹锡任夔州刺史时，非常喜爱这种民歌。在作此诗时，他已经五十岁了，经历了多年坎坷后，看着那些在湖边唱着情歌的青年男女，他还是忍不住要歌颂美好的爱情，豁达心境可见一斑。

巴山楚水凄凉地，二十三年弃置身。
怀旧空吟闻笛赋，到乡翻似烂柯人。
沉舟侧畔千帆过，病树前头万木春。
今日听君歌一曲，暂凭杯酒长精神。

被贬官多年后，刘禹锡在被召回洛阳的途中与从苏州返洛阳的白居易偶遇，“诗豪”与“诗魔”一

见如故。白居易在筵席上写了一首诗《醉赠刘二十八使君》相赠：“为我引杯添酒饮，与君把箸击盘歌。诗称国手徒为尔，命压人头不奈何。举眼风光长寂寞，满朝官职独蹉跎。亦知合被才名折，二十三年折太多。”在诗中，白居易对刘禹锡被贬谪的遭遇，表示了同情和不平。于是刘禹锡写了这首《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》回赠白居易。在这首诗中，他感伤而不失乐观，并以沉舟、病树自喻，反而劝慰白居易不必为自己的寂寞、蹉跎而忧伤，表现出豁达的襟怀。

莫道谗言如浪深，
莫言逐客似沙沉。
千淘万漉虽辛苦，
吹尽狂沙始到金。

刘禹锡作有《浪淘沙九首》，内容多是写蜀地的淘金劳动。这里看起来是在写淘金人的艰辛：要经过“千淘万漉”，滤尽泥沙，才能得到金子。但他也以此表明自己的心志，坚信人这一生虽然艰辛重重，但狂沙吹尽之时，金子总会重见天日，重现华彩。

人谁不顾老，老去有谁怜。
身瘦带频减，发稀冠自偏。
废书缘惜眼，多炙为随年。
经事还谙事，阅人如阅川。
细思皆幸矣，下此便悠然。
莫道桑榆晚，为霞尚满天。

刘禹锡和白居易是诗文至交，两人在经历长期仕途辗转、阅尽人世沧桑之后；终于相聚在一起，彼此都十分高兴。然而，他们晚年都患眼疾、足疾，看书、行动多有不便，彼此同病相怜。面对这样的晚

景，白居易产生了一种消极、悲观的情绪，并且写了一首《咏老赠梦得》给刘禹锡：“与君俱老矣，自问老何如？眼涩夜先卧，头慵朝未梳。有时扶杖出，尽日闭门居。懒照新磨镜，休看小字书。情於故人重，迹共少年疏。唯是闲谈兴，相逢尚有馀。”刘禹锡读了白居易的诗，写了这首《酬乐天咏老见示》回赠，既承接白居易的原唱，表示对白居易的关于“老”的看法颇有同感，但又指出，不要说太阳到达桑榆之间已近傍晚，它的霞光余辉照样可以映红满天。既是自己的内心剖白，又是对老朋友白居易的宽慰和鼓励。（郝思斯）

字里行间

不忤不求

《论语·子罕篇》中有一段孔子评价子路的话。子曰：“衣赀缊袍，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，其由也与？”“不忤不求，何用不臧？”子路不以素衣陋食为耻，不以贫富动其心，孔子用“不忤不求”给予称赞和鼓励。

“忤”为形声字，从心支声。本义是违逆、不听从、固执、强悍，引申指嫉妒、羡慕、忌害。“不忤不求”意为不妒忌，不贪求。“不忤不求，何用不臧”出自《诗经·邶风·雄雉》，这是一位妻子写给仕宦在外的丈夫的诗。妇人叮嘱丈夫道：“百尔君子，不知德行。不忤不求，何用不臧。”意思是说，做人如果没有廉耻，没有道德，则为人痛恨。若是能做到不忌恨他人，不贪求财物，那有什么事做不好呢？

“忤求念胜，图名利，到底逊人。”张仲景在《伤寒论》序讲到，世人共同的病不是伤寒，而是追名逐利。竞逐荣势，企踵权豪，孜孜汲汲惟名利是务，如此“驰竞浮华，不固根本”，这样的结果只能是“华其外而悴其内”。

《围炉夜话》有言：“不忤不求，可想见光明境界；勿忘勿助，是形容涵养功夫。”由安贫知足、与世无争、不存心陷害别人、不贪求钱财的态度，可以看到一个人光明磊落的心境。不忤不求，是薛宣“少欲则心静，心静则事简”的开阔心胸，是范仲淹“此乐不寻常，何苦事浮荣”的人生态度，也是陶渊明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的高远境界。（刘凡）

阅读人生

书卷多情似故人

家旁新近开了一图书馆，令人欣喜。图书馆内，书还不十分充足，但已分类排列整齐，那直抵天花板的一架架、一格格，让我想起博尔赫斯说的，“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”。

书屋高敞明亮，有多间阅读室，还有现磨咖啡出售，我办了借书证，借回一册泰戈尔的随笔集《那些快乐的时光》。

“那些快乐的时光”，是的，似乎不少快乐时光都与阅读有关。读到一篇好文、一首好诗，都令人有幸福感，这幸福感包含了手指摩挲书页时内心的宁静。

毫无疑问，书已渐渐淡出我们的生活，取而代之的是各种电子屏——手机、平板、电子书阅读器，它们同样在为人们提供着“读”的内容。然而，这

些介质隐含着现代社会的浮躁与匆忙，有如“薄晚啸游人，车马乱驱尘”。网上的滚滚烟尘中，那些迫不及待的说与发布，干扰着阅读的心性。

不似电子屏，纸质天然含有一种沉静、舒缓。当你面对纸页，犹如面对作者，面对活在书中的每一位主人公，他们与你交谈，你分享着他们的喜乐，也分担着他们的哀怨。

书的魅力，在于它所承载的文本和思想，也在于实物本身。文本、思想、装帧、纸张构成了一本书的整体。在那些不同字体、行距与插图中，书，有了各自独立的生命。

你对某一本好书的记忆，不仅是内容，还有它的封皮、纸页的手感，以及你在阅读它时，窗外的天气、你的心境，甚至是

你手边的那杯茶。

书是一种特殊的媒介，纸页的翻动间，是几千年来读书人的清梦与思考。

纸质书籍本身也是一种艺术，美好的装帧与工艺带给读者以赏心悦目，有些绝版的书还具有收藏与研究的价值。我的一位朋友，先后购过六七套《红楼梦》，每一次遇到更喜欢版本的，他总是忍不住要买下来。常常，朋友小聚时他带来的礼物是书，给成人的，给孩子的。

有一次去一位朋友在近郊的小楼。他在城内上班，闲时来此看书，种菜喝茶。朋友的小书房中有一张书桌，一张靠窗的灰沙发，几架书橱。打开书时，他一定会关掉手机。那是属于他自己的完整时光，未

被切割、占有。窗外的月光照在他手中的书册上，那幅画面，正是“书卷多情似故人，晨昏忧乐每相亲”的写照。

翻开书页，这本身类似一种仪式——将众声哗然挡在门外，让生活、内心慢下来，进入一本书，进入一个作者的内心世界。我怀念在书店的阅读。看到过这样一句话：“芸芸看人，比电影镜头里的路人还要不起眼，但他们雕塑般看书的样子，才会让你想买一本他们正在看的书。”

天上的那一轮明月，它的廓影常被人们晒在朋友圈，然而月光是无法分享与直播的，它洒在每个人的身上，唤起不同的回忆。纸质书，就如同那静谧的月光吧。（陈蔚文）